

以色列作家在小说《咏叹生死》中虚构了一位诗人茨法尼亚·贝特-哈拉哈米。这位诗人的作品曾为人们熟知,许多读者可以背诵他整首诗,而他本人也成为大众膜拜的文化名人。

他的作品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古往今来的以色列敌人。这些敌人被描绘成狠心的恶棍,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恶意与仇恨,对犹太人的苦难幸灾乐祸。还有土生土长的恶棍,则以心胸狭窄、灵魂扭曲的小人面目出现:如政见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、诋毁工会运动的人,以及反对建立有组织的人,以及反对建立有组织的犹太社区的人。

时过境迁,这位诗人已被人们淡忘,只是偶尔在某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被不经意地提及,可能还有两句他写的旧诗,仅此而已。他本人则生活在某个偏僻荒凉

●网络新词语

社交稀土

董春好

“社交稀土”并不是指在社交中像稀土一样珍贵又抢手的人物,而是“社交场合中稀少的土狗”的简称。有网友说,每当自己出去社交时,发现周围人都打扮时尚,只有自己打扮比较土,戏称自己为“非常稀有的土狗”。不少网友对此表示深有同感,纷纷称本来自己就不擅长社交,甚至有些社恐,到了社交场合发现别人都是潮男潮女,唯独自己打扮土气,社交热情立马下降,从而逐渐变得不自信,更加恐惧厌恶社交,形成恶性循环。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十七、刘云若的“绝活”

1930年的津沽,文坛热闹,报业繁盛。此刻,刚从《商报》跳槽到《天风报》的刘云若,接到既是报馆主人又是老同事的沙大风之邀,开始了平生第一部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。旋即,这部名为《春风回梦记》的长篇便在刚刚创办的《天风报》上连载了。岂料刊出后好评如潮,一部作品即让他在天津乃至华北文坛出尽风头,其受欢迎程度甚至直逼北方言情“霸主”张恨水。

不久,随着《红杏出墙记》《小扬州志》的杀青,刘云若一夜之间便成了平津报刊炙手可热的作家。分身乏术的他此时只能同时为多家报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此处碧绿而宁静

周春梅

养老院里,拖延他的时光。

《咏叹生死》中这样描述老诗人的生活场景:连续几个小时,他坐在自己住的养老院游廊的一把带垫脚的棕色扶手椅里,护士每隔两三个小时给他端来一杯柠檬茶和一块方糖,还有一片面包,面包上的硬壳已经去掉——他用那没牙的嘴巴把面包嚼烂。

读到这里,我们大概会被诗人凄凉的晚景打动,生出恻隐之心。小说的笔调却陡然一转,勾勒出一位智者恬静的晚年生活:他的头脑依旧像从前一样清晰,但是许多年前,他就不再觉得作诗或在报纸上发表诗有什么乐趣,现在他满足于一杯清茶、花园的宁静、云卷云舒,越来越喜欢观察花园里树木颜色的变化,呼吸着牧草的清香气息。

小说将诗人的形象定格于这样一幅画面:诗人终日坐在那里,用他那双富于思考的蓝眼睛凝视着树梢摇摆和云雾移动。而萦绕在他心头的句子,也只是近于东方

15年前,朋友的单位安排了一次事业编制考试,尚未超龄的非事业编制人员均可参加。朋友挑灯夜战志在必得。但很遗憾,他最终以0.5分之差落榜。

朋友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很多人,包括我都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劝慰他:“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,就一定会为你

俳句的只言片语:“此处碧绿而宁静/一头奶牛站在树桩前,孤零零,/两棵松柏立在一起/还有一棵孤零零。”

这里的孤零零,并不意味着“孤独”,更非“孤苦伶仃”,只是描述“自个儿待着”的状态,对应的是诗人的恬静心境。这样的诗句和心境,会让我们联想起波兰诗人米沃什的《礼物》:“如此幸福的一天。/雾一早就散了,我在花园里干活。/蜂鸟停在忍冬花上,/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。/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。/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,我都已忘记。/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。/在我身上没有痛苦。/直起腰来,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。”

一生锐意改革、树敌无数的王安石,为了推动变法,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——行己所是,尽吾志也,无怨无悔。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退居半山园写下的诗句,却与米沃什的《礼物》有相似的自然之美与心

心中的窗

鞠志杰

打开一扇窗……”朋友苦涩地一笑,未置可否。如今,朋友仍在这个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,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那天我问他:“上帝曾经为你关闭

灵之静:“草头蛺蝶黄花晚,菱角蜻蜓翠蔓深。”“细数落花因坐久,缓寻芳草得归迟。”王安石早年诗作多言志、阅世、感遇之作,晚年所作小诗,则专写山水田园风景,蕴情感于景语深处,黄庭坚称赞其“雅丽精绝”。此中变化,耐人寻味。

而一千多年前,杜甫在北征途中,一路颠沛流离,历尽艰险,仍为我们记录下山果之美:“山果多琐细,罗生杂橡栗。或红如丹砂,或黑如点漆。”暮年的杜甫于饱经离乱之后,终于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,暂得安身。第二年春暖花开时,诗人在锦江畔散步赏花,也为我们留下蝶戏莺啼的美丽春景: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

歌咏自然之美与心灵之静,并非逃避现实,反对一切嘲讽、愤怒与反抗。鲁迅曾指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,自有其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的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。只是当我们过多地关注人类内部的敌人,甚至臆想出许多假想敌时,世界不会因此而进步,反而冲突不断。而在人类之外,极端天气日益频繁。凝视并珍惜碧绿而宁静的自然,学习如何与其共生,远未过时,正当其时。

了一扇门,现在可否为你打开一扇窗?”朋友笑了:“上帝关上的门和窗与我无关,我自己的窗永远打开着。”

其实,哪有什么命运之神?我们每个人,才是自己的命运之神。当所有的门和窗都关闭了,我们心中的那扇窗却不能关,让心房敞亮,迎接光明和希望。

性格之劣须改易

张建云

有个校长喜欢在食堂端着饭盆一边打饭一边发表讲话,口头语是:“我概括地说……”同学们给他起外号,叫“盆成括”。

在历史上,盆成括确有其人。他是孟子的学生。这个名字有点奇怪,因为盆成是复姓。盆成括到齐国做官,孟子知道后就说:“死矣盆成括。”没过多久,盆成括果然

孟子的预言为何如此精确?因为他深知齐宣王的昏庸无道与刚愎自用。他曾领教过这位大爷的水平。齐宣王曾一个劲儿地跟孟子说:“我是个贪财好色之徒。”孟子只能顺水推舟、因势利导,游说齐宣王弃霸道而行王道;齐宣王非但不听,反而掠夺民财,遂民怨四起。

成语“滥竽充数”就是发生在齐宣王的“迷醉”里:齐宣王爱听众人合奏吹竽。南郭先生不会吹,混进乐队里,一直到齐宣王去世都没被拆穿。齐懿王继位后,喜欢听单独演奏,这下南郭赶紧逃亡了。

一个贪财、好色、糊涂、暴力的君王能容得下自以为是、激进逞勇、好耍小聪明的年轻人吗?孟子不是诅咒,他几乎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情与学问。像盆成括这样急于做官,竟然不跟老师请辞的学生,

未免太功利了吧!

孔子也预测过其学生子路的死亡。当时,子路只身闯入卫国军营,去解决卫庄公和卫出公爷俩你死我活的争王斗争。孔子听说后,叹息道:“嗟乎,由死为盆成是复姓。盆成括到齐国做官,孟子知道后就说:“死矣盆成括。”没过多久,盆成括果然



云说

子路:“子路性鄙,好勇力,志

直。”子路和盆成括,虽然都有些才气,但因过于鲁莽的性格缺陷,再加上修养不深、智慧不够,没得到老师真传,所以置己于险地而不自知,因此必死无疑。

历史的岁月长河可以涤荡最凶杀的记忆,但无法抹去潜藏在人性中的劣根性。自古以来,圣贤大德不止一次忠告我们要修身养性,但不少人依然把眼光放在钱权名利上。教育孩子亦然,更多家长仍固执地“唯分数”至上,从而忘记了比高分和好大学重要一万倍的性格。结果,几代人都活在平庸中……

子路、盆成括,再到后来的项羽、关羽,都是当时的大人物、大英雄,但都输在性格上。性格之劣须改易,这是家风之重,不可不慎!

六十、原奥匈俱乐部

1900年,与德国亦步亦趋的奥匈帝国,参加了由八国列强组成的联军,发动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,派出了不到400名士兵和4艘战舰的兵力参战。

1902年,奥匈帝国军队乘机占领了与天津老城相隔河相望的海河东岸地区,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前提下,设立奥租界。

强占租界之后,奥匈帝国紧靠海河建立了领事馆,同时又建了一座供士兵和侨民休闲的俱乐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,1918年奥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,原来的奥匈俱乐部也几经易手,先后被改造成旅馆、仓库,最后变为居民楼,如同奥匈帝国的命运,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。



原奥匈俱乐部外景

2003年,在天津海河改造工程的拆迁过程中,已经面目全非的奥匈俱乐部,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,对它的修缮和保护成为一个亟待完成的难题。对重点历史风貌建筑的整理和修缮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,既要保证建筑原有风格不变,又要把受损的结构进行加固,还要保留住它的历史文脉。

修缮小组对小楼实行了数字化扫描建模之后,导出了详细的测量数据,在修旧如旧、保证视觉观感不脱离原有文化表达的原则下,他们使用最新型的材料,替换掉原来老旧的装饰,同时保留原有的木结构屋顶和梁柱,用钢质构件进行加固,保证了小楼整体的抗震指数,既恢复了它的使用功能,又保留了它原有的历史感。

当年,作为奥匈帝国在津侨民办公和休闲娱乐的场所,这个俱乐部只对本国公民开放,是奥匈帝国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王煜铭 撰文



解说词

留在海外的仅有的两座建筑之一。

虽然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光过往,支撑阁楼木结构的斜梁依旧如初,这得益于在屋顶结构上巧妙地做了老虎窗的设计。欧式建筑中设置老虎窗的作用是通风和透光,避免热气在闷热的屋顶中滞留,防止坡屋面所采用的木质结构构件腐烂变质,从而降低结构的承载能力。现在的老虎窗常常与露台配用,具有改善造型和延伸空间的作用。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